



宋晓杰 ◎ 著

ZAICHENGSHI

BEIMIANHUXI

在城市背面呼吸



静候着暗夜的磷火
静候着不期的照耀
只有在暗夜中
我才会像蛰伏已久的
美女蛇那样欢快地蠕动
朝着你远去的方向
期望你妥帖而舒畅地
拥抱着我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在城市背面

ZAICHENGSHI

呼吸

BEIMIANHUXI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拯救性别俱乐部/白天光主编. —北京:光明日报出版社,2003
ISBN 7-80145-769-2

I. 拯… II. 白… III. 纪实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8857 号

在城市背面呼吸

☆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永安路 10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50

电话: 63184197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

880×1118 1/32 印张 53.5 字数 750 千字

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145-769-2/I

(全 7 册)定价:112.00 元



宋晓杰

女，一九六八年五月生。

曾任报纸副刊主编、

《香稻诗报》主编。

已出版诗集《纯净的落英》

《味道》、散文集《雪落无声》、

《我是谁的粉玫瑰》。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



俱乐部主持：白天光

责任编辑：鲁葳

策 划：鲁葳

倪捷

封面设计：尚农



静候着暗夜的磷火
静候着不期的照耀
只有在暗夜中
我才会像蛰伏已久的
美女蛇那样欢快地蠕动
朝着你远去的方向
期望你妥帖而舒畅地
拥抱着我

内 容 提 要

在旅游中黄丹认识了白，并与他爱得难解难分。分别时，他们相约在黄丹生日那天相见。但是，回到家之后，她就把白忘得一干二净。她把真实的爱情当作梦境，却沉溺于虚幻的爱情当中——她与网上结识的男子黑倾心不已。当黑答应与她相见时，黑没有出现。正当茫然四顾之时，她一眼看到触动她心灵的风铃，忽然想起久违的白。她恍然大悟，怦然心动，毅然冲进黑夜……

如果把物质的清明的世界算做城市的正面，那么，隐晦的精神的世界则是城市的背面。在那里，人性的颓废、奢靡与毛骨的胆颤、迷惘都会在夜色笼罩下一一呈现，那是一个个荒诞而真实的故事……

前 言

性别正在我们嘻笑怒骂的时代慢慢丢失。

因这丢失而引发的种种危机，甚至悲剧，也如病毒般悄然侵入现代生活。可能我们并没在意，甚或会有一时的得意。然而当越来越多因情因性的迷失引发的奇案，让我们瞠目结舌时，人们不禁会问——男性的退化是女人的悲哀，还是社会的悲哀，女性肆无忌惮的张扬，是令人称颂还是警觉。

本丛书就是站在性别的最深处，去透视形形色色的都市情感，去会诊令人尴尬的性别迷失与困惑，当你读着这些源自心灵深处拯救性别的呼喊，相信会在迷茫困惑中找到一缕阳光，如女作者宋晓杰文中的那首小诗——

青草 河流 生命 血脉，
太多的细节 缤纷盛开，
伊甸园的门扉 虚掩着？
一扉是刚毅 一扉是柔美，
不紧不慢地 开合在光阴之外，
悄悄是昨夜微温的星雨，
一缕阳光泻下来！

俱乐部主持



地下室

A厅 一切都与色彩有关

1

这是一个静谧的夜，城市的夜，万千灯盏像星星般闪闪烁烁，守卫着夜的安宁；又如鬼魅的磷火般忽明忽暗，昭示着另一个世界的神秘。这样的夜晚，什么都死亡般不复存在；这样的夜晚，又是细菌般什么都可以滋生。

一束灯光霎时照亮一间斗室，微弱的光明汇入夜的交响。然而，之于斗室，这束光亮却是照彻黑暗的太阳。

让我们记住这一束普通而平凡的光明。

它是一切可能的开始。

2

黄丹拧亮床头灯那一刻，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。因为灯光刺疼了她的眼，或者说，她还沉浸在美梦当中。她眨动着紧涩的眼睛，晃晃发沉的头颅，恨起自己来。总是爱犯这个毛病，总是性子急，这耽误多少好事。

水杯在床头柜上，她端起来呷一口水，喷动着嘴。水



是没有味道的，她是在仔细地回味刚才的梦境。

那是个什么地方呢？似曾相识，又想不起到底在哪儿见过。对了，有点儿像前几天在立体电影院看过的《天体的奥秘》，宇宙邈远、星空深邃，悠蓝悠蓝地深不可测。可又不全像。其间还夹杂着许多被定格的图片。十七、十八世纪的宫殿。金碧辉煌。音韵摇曳。埃及法老的金字塔。斯芬克斯的头像。闪回。不断变幻的图景以蒙太奇的方式极快地闪回。还没等她走进意象，便已神速地消失了。接着，蜂拥而来的是一条条一缕缕飘带一般的色彩，在天空中飘忽着，摇荡着。那一条一缕忽而又变成很粗很粗的条块，流星雨一般飞溅下来，动感十足，像计算机屏幕保护的设置，好看极了。黄丹仰起头，看着那色彩的万花筒，情不自禁地托起双手。

奇迹出现了：那些千变万化的条块忽然变成五颜六色的钱币飘落下来，像羽毛一样轻。它们在她的周围很整齐地叠加着，真的很整齐呀，像玩过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。很快，那些花花绿绿的纸币和硬币就把她淹没了。像慢镜头。她轻轻一跳——自己轻得没有一丝重量——她轻轻一跳，所有的钱币就都在她的脚下了。她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周围的环境，就有一群群红的、绿的、蓝的、黄的小矮人在她的前面招手：“黄丹过来，黄丹过来……”它们每个人通体只有一个颜色，连皮肤都一样，好玩儿死了。它们边喊边跑，是让黄丹追赶它们的意思。那声音好听极了。黄丹顾不得多想，轻盈地追赶上去。起初，她清楚地听到它们喊叫自己的名字“黄丹。黄丹”。可是，





呼喊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，渐渐不那么清晰了，而且，伴着空谷的回音，竟传出“荒诞。荒诞。荒诞。诞……诞……”

3

黄丹把身子斜靠在床头上，琢磨琢磨这个梦，觉得怪有意思的。难道有什么寓意？莫不是上天要降福祉给我，拯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我要发财了？不会呀。天上掉馅饼都是笑话，何况掉金元宝呢？做梦吧！她恶狠狠地骂一句。一想，可不真是做梦咋的。再不，就是天煞星在取笑我，看我发财心切，逗我玩儿呢。

也不对。黄丹思来想去，不那么简单吧，这梦必定有什么说法。《周公解梦》不是说梦都有某种象征意义吗？是一种开启，一种征兆。莫非我的生活将与色彩有关？对，肯定是这个意思！色彩呵色彩，从今天起，我的生活将充满缤纷的色彩。可是，我对色彩、绘画技艺一窍不通，这隐匿的缤纷生活将从何而来？

4

备份资料：

黄丹，女，1972年3月8日生于辽宁（每当填个人档案时，她讨厌的男同桌、男同事都会调笑她是“臭三八”，她只有瞪爆眼珠子领受的份儿。她妈也没想到会因此为她赢得美名，否则，说啥也得想点儿措施避开这个时间），胃酸不多，但因为时常泛点酸水儿，谄几句歪诗，并独



自沉醉而影响学业，故而，高中勉强毕业。走向社会后，曾做过工人（扫厂区）、工人（食堂卖饭）、工人（催化剂厂倒班）。现内退在家（单位鼓励，本人愿意），得五万元退休费（工龄一年给五千元），另外，每月可到原厂退休办领取工资三百元（自己很少去领，多喊几声大妈，邻居大妈就给捎回来）。曾有婚史（如现代新诗，不知所云，不了了之），无子女（曾经想有，又后悔不该如此堕落，遂作罢），父母健在（均左右不了她），姐妹七人，（她是“七仙女”之七仙女，曾因凡心不死，与其他六个姐姐均不来往，没有共同语言），为人正直，仗义疏财，甘愿为己悦者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爱突发奇想，鬼点子多，每每欢欣之余，总想亲历前往（宁愿“割肉”、“套牢”，智商怪得跌“停板”），熟悉的人说，此人时而随和大度，时而落落寡和（视个人情绪而定，血型大概是AB偏B型，怪癖）；不熟悉的人说，此人来无影去无踪，闲云野鹤一般，高深莫测，事事练达，乃高人也。

她自己最喜欢的一句流行歌曲是：爱不后悔。常把此奉为行为圭臬，并将它演绎为：爱死不后悔。爱不死就后悔。

身体基本素质：爆发力强（火气有时很大），耐力好（可持续拼一个晚上拼图），各种器官功能正常（一年连一片含片都不吃）。

基本配置：长而细的媚眼、俏而短的悬鼻、小而红的厚唇、白而净的面靥、弯而飘的美发、软而纤的玉手、高而瘦的身材。





(电脑屏幕上立刻出现描绘出来的美女，轻点鼠标，干净的屏幕上便跳出千姿百态的黄丹，一会儿如雍容华贵的女王，一会儿如粗犷帅气的牛仔，一会儿如迷离忧怨的舞女，一会儿如端庄俏丽的淑女……请随你的心意锁定吧。如果你正举棋不定，对不起，没有时间了。那么，就请跟随我，走近被美梦幸福折磨着的黄丹吧。你和我在她的床下，或者被的褶皱里，或许还会发现一两枚叮当作响的金币。钱对谁来说都是多多益善，包括亿万富翁。拜金主义？我不拜金。但我必须说句公道话：钱是好东西，使钱的人不一定是好东西。这么说，想必你该同意了吧。)

B厅 紫色的迷惑

1

紫色是最难确定下来的颜色。红色加少许蓝色或蓝色加少许红色都呈现出紫色，但紫色波是波长最短的可见光波。好像有个叫伊顿的教授说过紫色是非知觉的色，有时给人以压迫感，既富有威胁性，又富有鼓舞性。但还有一本杂志上说，喜欢紫色的人好色（好色也没什么不好，要看你怎么个“好”法，“好”得够不够优雅），但



这里注重的是它的神秘与不可预测。

2

黄丹喝了两次水，又去一趟洗手间，来来回回折腾了半天，也想不清楚那个金钱梦的所以然来，于是，百无聊赖地重新躺下。她有个很特别的习惯，想什么事吧，就得一本正经地想，不能走动，不能看东西，不能说话，总之，不能掺杂其他旁不相干的任何一点儿事情，必须全心全意地想。她的小眼睛巴巴地望着房屋顶棚。屋顶没有任何反应，更别说下钱雨了。她又做蓦然回首状，也没有见到什么彩色的小精灵。

她光着脚蹦下床，在墙角的小书柜里找到她青睐的《周公解梦》。梦见花开，时来运转；梦见家门无人推自开，妻有外遇；梦见下雨，要有泪流；梦见过河，一切都吉利……看了好一会儿，也没发现有什么天上掉钱的梦。她试着套用几个，觉得都不是太合适。大概周公在世时，没梦见过这种情况，所以，无法解释得清楚，更不能阐释给后人。弗洛依德那老家伙动不动就把梦与性联系在一起，看来想指望他也指望不上，更何况国情不同呢。

她沮丧地把那本书扔在书桌上，唉地叹口气。发财可真是一件折磨人的事。

她用细长的手指撩开深色的窗帘，街灯在她轻轻的一挑中便熄灭了，如某种思路的开启与关闭。

又一个黎明如约莅临。





这个熟悉的城市对于黄丹来说并不陌生，她生于斯，长于斯，并想终老于斯，起码，到现在为止，黄丹还没有逃离它的勇气和理由。

她再次醒来的时候，不是闹钟给她闹醒的，而是辘轳的饥肠把她唤醒的。她斜眼看一下墙上的挂钟，已经十点多了，难怪肚子里敲鼓。人啊，为了肚皮，不得不奔波游走，有时候还要舍出脸皮，想想真是无奈。

丝绸的白睡裙柔软地擦着皮肤，很细腻。她晃晃荡荡地起身。窗外已是车水马龙，惯常的奔忙。她重又把厚厚的窗幔拉上。一年四季当中，她的窗帘从来也不曾拉开过，这便于她随时随地地进入睡眠状态，进入自己的自在状态。就是清洗窗帘的那一天，她必定也会挂上另一条遮挡阳光，否则，她什么事也做不下去，整个一个没感觉，像丢了魂儿一样。阳光，让她脆弱的内心无处安妥。

3

离婚之后，黄丹一直洁身自好。她也弄不清楚自己怎么学得这么乖。人真是奇怪的动物。处在婚姻之中的时候，她每每想起孙悟空的紧箍咒，就去摸自己的脑壳，仿佛她的头上也有一道金圈。于是，浑身不自在，如芒刺在背，幻想着有朝一日去除无形的桎梏，那该是多么自由。好几次夜里醒来，她幻想着身边的男人不是丈夫，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一定是很刺激吧。可睁眼一看，还是那张老面孔。结婚三四年，闭着眼睛都能点出



他身上有几个痞子，都能说出腋下长几根毛，还能有什么新鲜感？人的本性就是喜新厌旧，这根本没错。可怜那个死脑瓜骨的陈世美也不懂得隐讳点儿，一不留神果然成就了一“世美”名。还是现代人聪明，把个“喜新厌旧”活活改成了“喜新不厌旧”，吃着碗里的，惦记着锅里的，得实惠的当然是自己。只不过要悠着点劲儿，别撑破了肚皮为好。别弄得处理不好，饿得前墙贴后墙，连基本口粮都难保。掂量一下自己的能力，再行动。这是门儿技术。

她在婚姻中时常冥想，冥想婚姻外的情形，激情、放纵、多彩、新奇，像现代社会光怪陆离的生活。然而，当她真正走出婚姻的樊篱，她却忽然变得守成、自律。她都惊奇于自己不死不活的状态。是不是老矣？还是忽然的坠落让她看不清方向？有一段时间，她觉得自己荒废了。几乎一整天一整天地躺在床上，躺在黑暗中，只是偶尔起床对付一点儿方便面，或几个鸡蛋，或一罐八宝粥。一点儿食欲也没有，完全是为解决生理问题。冰箱里的水果，即使是最坚硬的梨和苹果都枯萎得像棉花糖一般。她已经没有时间概念了。

不吃饭不睡觉的时候，她就坐在地板上抽烟，闷闷的，很节省火柴那种，用烟引燃烟。再不就是没完没了地放那些十块八块钱一碟的盗版VCD，《越轨诱惑》、《致命接触》、《燃情岁月》、《小心女人》、《布拉格之恋》什么的，颠三倒四地看，好像看进去了，又好像根本没看进去。地毯上的一个个小洞就是在看与不看之间留下的纪念。她看一个小洞，心就疼一下，看一个疼一下，不





知道是心疼地毯，还是心疼自己。

当她把一方便袋蔫巴水果放在门外的走廊时，看见最上面的一个桃子，它的表皮堆着很细腻的褶皱，推算一下应该算是水果的老年了吧。她正想得出神，邻居的门忽然打开了，从里面说说笑笑地走出一对年轻人，他们边无拘无束地打情骂俏，边斜了她几眼，但并没有妨碍他们继续交谈，也没有影响他们的音量。她迅速关上

门。

在门旁墙面上的穿衣镜里，她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脸。虽然苍白，但依然光滑有质感。她前前后后地照着，摸摸自己的腰身、小腹。很怜爱的抚摸。轻轻的，一寸一寸滑过来，滑过去。她忽然想起门外那个最抢眼的桃子。她想，这样不行，不仅语言枯萎了，身体也将同花儿一般枯萎了。我得收拾收拾自己，洗洗澡，擦一点兰蔻，神清气爽地出门。我该去找个男人。

这是黄丹刚刚离婚不久的事。

C厅 谁不天天做美梦

1

妈妈也真够辛苦，和爸爸结婚几十年，基本上就是



不停地重复着“劳作”，怀孕，生孩子，再怀，再生。可是，尽管怎么努力，还是没能使老黄家的“品种”齐全起来。直到她筋疲力尽地生到黄丹黄老七为止，黄老妈眼泪汪汪地对黄老爹说，看来没指望了，这辈子就这个命啦。可惜老黄家五代单传，到此为止是真正地“黄局”了。黄老爹看看曾经的娇妻已经让没完没了的存取折腾得囊空如洗，满脸沧桑，也只能低头认命，闷闷地说了一声：“就这么着吧。”于是，他们开始了充满遗憾而无奈的生活。

黄丹的男孩子性妈妈最犯愁，可是，这恰恰正是爸爸的略感安慰之处。莫非她原来就是男儿身，只不过托生错了。要不然你瞧她，从来不像姐姐们那样，拿个花呵朵呵的就能摆弄一个下午，给个娃娃就哼着催眠曲拍睡觉，而是跟在一群黑漆亮光的臭小子们身后跑来颠去，抓蚂蚱、逮蜻蜓，没一时得闲。玩疯了，吃饭也不知道回家，还得发动六个姐姐房前屋后地呼喊。她还不爱穿花衣、不爱穿裙子、不爱梳长头发。这正符合爸爸的禀性。每当妈妈训斥黄丹，爸爸就像老鸡护着小鸡似地直着腰板跟妈妈理论，这有啥不好？小孩子不玩儿当蔫老头儿啊？然后又转回身对黄丹说：别怕，有爸呢！气得妈妈够呛，爸爸却喜滋滋人前人后“儿子儿子”地叫她。

2

上中学的时候，黄丹已经明显地偏科了，数理化的

